

# 文化列車

第五期

12, 25, 1933

地址：上海法租界福煦路明德里20號 電話：七一七四七號

十二月號

文藝刊物批判專號

現代.....方向

「現代」十二月號讀過以後，有幾篇文章我是覺得有點意見要說說一下。可是我這意見并非批評，——原因是如果批評起來萬一不為「關於批評」的作者高明先生的「二管尺」上的度數，似乎會被他說是以他為「仇人」，那就到了和他相見時或者會使他「分外眼紅」的了。

第一個意見要說說的，偏偏是在「文藝獨白」裏頭第一篇文章，高明先生的「關於批評」。「現代」是文藝雜誌，高明先生說了關於批評的偉論以後，臭罵了一陣「在中國出現的批評家」，說是，「却根本不是文藝圈內的領導者，而是荒僻地帶慣常遇見的暴徒！」而且說，「他們對文藝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壓殺。……」接着却說，「文學批評目前不多見，不能舉例；」而轉了筆鋒臭罵影評家一頓，甚至唸唸有辭地咒着起來，「把那些暴徒踢入『冷牢』的日子，不久一定會來到吧？」我一讀眼花，二讀頭暈，三讀昏天黑地了！高明先生臭罵「在中國出現的批評家」，不知冷箭射到那裏的靶子，或許是「文學」的人也未可知，因為「文學」的人曾經批評過高明先生的大著。可是為什麼「不能舉例」出來「幫助讀者」的「理解」

呢？而且「文學批評，目前不多見」這話是騙自己的還是騙誰，「文學」上就時有文學批評，「現代」上也每期有「文學批評」，為什麼「不多見」呢？高明先生如果覺得只要臭罵影評家就不要先提文學批評，如果要批評文學批評家就應該發表意見舉出例來像這樣的「扭扭扭」三扭式的文章，高明先生實在「并不高明」。

第二個意見要說說的，是署名洪深的劇本「香稻米」的標題。這劇本說是洪深先生的創作吧，也用不着在目錄上以大號字標題，何況還聽說不是洪深先生的創作呢？洪深先生是「留美戲劇專家」，「電影大導演家」，電影公司的「劇務顧問家」，所以名氣大，雙料名流，他的作品更有價值是不是？你看，在目錄上，「香稻米」與「洪深」五個字多大！可惜這一期只登了第一幕，令人讀了不夠冒假如全個劇本都讀完了至少當有如吃了香稻米一樣足以補養身體。這是編者太敬重洪深先生了，希望以後不要如此，不然的話在同期雜誌上發表演文的作家，將何以掩羞？恐怕以後只有洪深先生踴躍投稿了。而其實洪深先生的道德文章在青年們的記憶上那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就用大字標題，

人家也不見得就非讚不可。

第三個意見要說說的，小說「一塊石頭」技巧雖然成功但意義空洞，只是一篇革命黨人的紀念文章吧了，這種取材稍嫌未進一步。小說「鄉導」意義雖然很好，但技巧却是失敗，失敗的地方在於將悲劇的故事寫成喜劇的文章。還是魏金枝先生的小說「制服」寫得很好，文筆樸實

意義深刻，構製也很嚴密週到。黎錦明先生的小說「隱者」却寫成一篇隨筆了。

總之，這一期的「現代」，內容還算充實活潑可喜，不像「文學」那樣道貌昂然老氣橫秋。編者以千字為限，現在寫出一千多，說句老話，篇幅所限，未能多談。

## 「矛盾」.....里人

打着以「最新的姿態出現於動亂的文壇」，和「以最低的價格貢獻給廣大的讀者」的兩首大旗的「矛盾」，他們一方面是得着某方面的津貼，一方面是禁別人對他們批評的。但作者並不因此而有所顧忌，就永遠不說一句話的。因為據說言論自由，是列入「國法」，同時「文列」編者恰也給了我一些些編幅的機會。

本文太短，不能把十二月號的文章全體作一個檢查，這是一個預先得聲明的。

從論文方面先說起。韓侍桁先生的文章，在三四年前我是很喜歡「拜讀」一下的。不過，近來不知怎樣在我覺得實在有些「那個」，不僅不想讀他的大作，連他的大名都有些「不敬」的念頭，所以這一期上他的譯文是沒有讀的。（這當然也是我的自由）。

唐槐秋先生的「戲劇底二元性」是有如「矛盾」的名字所示，一方面主張「戲劇的條件是意識與技巧不能缺一而成立的」。同時又提出「所說重要部分的問題，還是發生在劇本的技巧上面」。假如說「戲劇上的二元性是不可否認的」吧，那末為什麼「重要部分的問題，還是發生在劇本的技巧上面呢」？關於戲劇上是否有「二元性」的問題，不僅是今天才解決的，藝術上的一元論，是和哲學上的一元論一致的。把形式的高揚，是明白地顯露着他內容的空虛的。新興藝術是一樣地排斥阿式的口號，牠是從實生活當中去汲取藝術的材料，技巧的問題是在不斷的實踐進程中批判地解決的。因此「重要部分的問題」，「正是」在怎麼樣把握住那

活生生的內容——意識形態。

汪錦鵬先生「談農村戲劇」，他先捧了一段熊佛西的農民劇運，認為熊氏的農民戲劇，是「農民所有的」、「農民所產生的」、「農民所能享受的」，繼而又提出「五奎橋」與農民劇作家農民劇的問題，汪先生（們）「理想中的農民戲劇的作家，作家的本身是個農民」，「農民間如不能產生一個農民作家，則一天沒有農民作家，就一天沒有農民戲劇」，那末對於熊佛西的農民劇是不是「農民生，有，享的戲劇」的成為疑問「原是一件極淺顯的事」。記得在幾日前的「藝術新聞」上，曾經有過一篇批判熊氏的所說「民間運動」的，熊氏之是否值得大捧特捧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過為了要「捧」人而自己弄出「矛盾」來，那是不很上算的事情。

關於小說，因篇幅限制，只提出徐博蓬先生「母親們」來說一說。

這篇小說的中心是描寫農村家庭中的母女關係，對照出因生活環境的不同，她們的意識形態就有了兩個樣子。母親們是生活在田裏，而女兒們跑到城市當中去過另一種生活。由於這生活方式的不同，她們的衝突的悲劇是必然的。在轉形期中的由小地主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前途是有兩個，一個是積極地改造他們自己階級的封建，迷信環境；另一個就是逃走不管。「母親們」顯然是屬於後者。母親們的眼淚，是為着農村小地主階級的沒落而流的，真的，除了流眼淚以外，能有什麼力量去挽救「這崩潰呢？作者無疑地是對着這「帶淚溼的，悵鬱的面容」抱着哀傷的同情。——可是這是有用的麼？

意——如須特別地位式樣價目面訂

# 「文學」.....：羅珈

『批評』被目為『惡意的攻擊』與『報仇』，寫點批評之類的人竟被封為『李鬼』的現在，本來是儘可能地不寫什麼批評。可是『文化列車』的編者，却偏在居心和我開玩笑似的要叫寫點關於『文學』十二月號的意見，而字數又限定不得超過八百個字——因為『文化列車』的篇幅關係。以八百來字要想寫出關於『文學』這麼一個『雖然未嘗無視其他許多同是純文藝的刊物而自命『唯一』；『雖也有幾個許久不筆的老作家替我們作稿，却未嘗自榜為『權威』，可是事實上倒有『我們的二萬多讀者』，隱然有『唯一』與『權威』，舍我其誰之概的『文學』，倒有些螞蟻測景泰山樣的困難，因此就勢必隨便寫點了：

無論文學編者的一頁聲明對於所謂『處女作或新作家的作品』的態度是如何坦白與熱心，但我總覺得『文學』中的新味兒太少于舊氣息。我不會當過什麼刊物的編輯之類，而然不會有稿件恐慌或擁擠得連看都來不及看的經驗，所以不知所謂處女作或新作家的作品，究竟好的少到如何程度，但觀于到今天為止，年齡恰小『文學』一半的『文藝』中的諸般的名字的作品，未必竟比『文學』中諸般名字的作品『推拔』多少，我想在新作中找些好的多發表些，並不取

于難如什麼了。

在這期『文學』中，我想特別提出『江上』的小說來說些讀後的話。

許是我大不行吧！我真不懂『江上』這樣的一篇小說，編者憑什麼拿來耗廢文學的篇幅，的耗廢讀者的時間！篇中寫小朱跑着『玩吃烟，禁烟，賣烟，檢烟的把戲』的鬍子去『幹生意』——『辦麼』，寫得不清不爽，後頭又硬派舵工來抗想出一個挑水的小六子革命犧牲的事情來，真有些滑稽；可是這些還不算，造句與用字的欠通與不妥，才真的味兒！可惜這兒限于字數，不允許我大引特引，不然倒可為尚未議過『江上』的讀者共賞奇文了！聽說會令好玩的解放詞我不會能教道。記得劉大白等叫新的舊詩是解放詩，那末這篇『江上』的文句該叫解放文了。因為好些句子中的的呢了嗎用得有如私塾先生批的白話文卷，致于有些形容詞倒用得似乎多有來頭，這大概以『文選中』『神而明之』來的。記得在『文學』上茅盾先生曾評過北平某文藝刊物中的榮究小說的句子太『歐化』，可惜我不會看到那篇全文，究竟『歐化』到如何程度？可是總篇『江上』的古化味可真有點兒了。

## 「戲」

董每戡

編者先生要我寫一篇關於戲月刊第二期的批判文章，而且限定了字數。這工作在我是不配做而且不敢做，在這裏只能寫下點感想，決不是批判。

「戲」是中國關於戲劇的唯一刊物，的靠着袁牧之君個人的苦心和努力而生存的刊物，而且在這焚書坑儒復活期的現代中國，牠自然是頗難得的。

中國固然學戲劇的人並不多，但總算劇壇上還很有幾個權威者健在，同時，兩期「戲」中也有他們的文章，不過似乎都抱着敷衍的態度，文章寫得簡短而膚淺，好像不大有勁兒。這在我們是頗感失望的。

第二期的內容並不見比第一期充實些，大

部分文章原只配當作補白用的，居然都當作正文了。洪深氏的『三個』是老生常談，并且也膚淺得很可以舒灑看譯的『十五年來的蘇聯劇場』是一篇可以看看的文章。幸之君的『構成某的舞台裝置』可惜太簡短了可這倒是一般讀者所希冀看的，此文與六一君的『萊因哈特』一文同樣重要。任子人君的關於本刊頭一期的批判一文却出於我們意料以外的詳盡與正確，我以為比其餘幾篇文章都好些。『由王先能到劉春山』反『平派與海派』二文似乎不大必要，而且也無多大意思，我希望以後儘可少登此類文字。

總之「戲」的篇幅各不增多，幹戲劇的朋友們各不盡量幫編者的忙「戲」是不會有什麼奇蹟給

——接四版——

——接三版——

人們看的。前者希望於編者的更努力，後者就期待於幹戲劇運動的朋友們的熱誠！

有些人希望「戲」刊登脚本這點我却和編者意見一致，以為不登來得好些，如能在中國再產生一個單獨刊登脚本的刊物，那就更好了。

一九三三年的劇運已露開展的徵兆，到了現在又因檢閱制度的殘苛受了一點兒微傷，這自然是中國整個文化運動的恥辱，這些還期待着獻身於戲劇藝術的人們來洗滌。

現中國僅有的純戲劇刊物——「戲」我祝福着你的生存和健康。

十二月十六

## RADIO

美國劇作家奧尼爾 (Eugene O'Neill) 的，本「瓊司皇帝」(Emperor Jones) 即洪深先生的劇本「趙閻王」(創作根源) 及「奇異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 現由拍拉蒙公司改攝成電影。

奧尼爾的劇本「天外」(商務出版) 將由國華中學拓韓劇社在寧波同鄉會上演，時間是十二月卅一日。開入場券已推銷一千張云。

國際革命演劇同盟機關志德文版到滬，內有盧那查爾斯基等論文，由四川路美國書業公司代售。

巴金的小說「萌芽」，由現代書局出版，現由中央密令上海市教育局查禁燬版，原因係該書有鼓吹階級鬭爭嫌疑。

「現代」編者施蛰存最近在「自由談」寫一篇關於吉珂德先生和夏亞平的文章。施先生自從替青年開書目被人們大大非笑以後，屢次想找機會來出「氣」，因此施先生就於大捧夏亞平之餘，說着藝術在無論什麼社會都是一樣的怪論。聞某作家將寫一文列舉夏亞平之醜惡行為及其與高爾基的關係來暴露施氏的荒誕無稽云。

朱湘自殺後詩壇將為減色，不久或將有大批輾轉論定的批評。

劇作家白薇女士：既窮而多病，最近又大病了一場，但她仍拚命在創作，不久將有一部大的作品出現。

大同劇社自公演一次之後，即形靜寂，現又徒新活躍，近排演「樑上君子」一劇於廿五日在該校演出，同時還有外界參加「無線電台」，「嬰兒殺戮」二劇，

泰山劇社近排演俄國契可夫名劇「三姊妹」，約在一月半前後演出。

南海劇社為明星公司演員養成，所學生們所組織，近間排演「縣長之夢」，「成都風景線」二劇，於新年公演。

麥倫中學有一無名稱的劇社前劇出演「亂鍾」等劇於該校禮堂，現又排「江村小景」一劇久離劇壇的老人物，於本月廿三晚演出，間導演係一位沈從文自與前中公女生張女士結婚後，創作極少，近間已擔任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

張天翼主編的「戲劇與文藝」月刊，很久以前就有這消息，但到現在才決定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

## 大 文 印 刷 所

承 印 各 種 書 報  
代 製 銅 版 鉛 版  
大 小 鉛 石 印 件  
兼 印 信 紙 信 封

地址：北成都路聚寶坊三十六號

電話：一三八五號

# 文藝月刊.....王翼

六  
刊  
五  
頁

定

全年大洋一元五角  
半年大洋八角

注

讀者如在本年底定閱本刊全年，半年者

在這一期裏，本來其中是有秋濤的『最後』長篇的續刊，因我沒有讀過以前的幾節，故把它除外。現在只關於葉永綏的『羅大千』，何德明的『跛子李』，以及徐轉蓬的『誣害』等三篇創作加以檢討。但在這裏的篇幅有限，所以，我也不想說什麼，不過我覺得像『羅大千』這樣的，描寫沒出息的失業的大學生起初因為妻子和另外青年發生戀愛大吃其醋，想找職業來把妻子帶走，藉以破壞他們之間的愛情，終於由於感到自己多方謀生不着的痛苦，就不以為然，忍願犧牲妻子獨占，只要有衣食住供給他。但從這樣的故事中已經流露出來作者的意識，赤裸裸地告訴了我們抱着無抵抗主義，不要去奮鬥，去戰勝使我們失業的社會，像沒有知覺的豬羅般寄生着不要覺悟過來呀！

不消說，就是『跛子李』和前者意識差不多，不過題材不同而已。這個故事是這樣的，生活上不完全的一個縫衣匠，因為不能給以妻子性慾上的滿足，妻子於是戀愛另外一人，終於為了毘姦而衆寡不敵，被踢傷了腳成跛子。但這也無非是在故意取鬧，藉以麻醉我們的純真心理的毒物的代用品，使我們對於麵包問題可一概置之不問不聞，只要有女人，頭破人家殺了也不管。換句話說，這是不如向我們身上注射嗎啡，要我們睡獅般永不覺醒，沉淪於性的

問題上。永遠地讓人家來剝削和壓迫着，不要起來反抗鬭爭，不，這可以說作者是替現社會盡忠，不肯描寫順應我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以特別輕描淡寫些無聊卑鄙的東西給我們。

尤其是『誣害』的作者的意識的反映，雖然一看好像是很同情於被壓迫階級，盡情地把壓迫階級的狎媚的真面目暴露了出來，實際上，恰恰是相反。這是描寫團總家失竊了一隻牛，因為有一個從前偷過東西的改邪歸正的農民，就誣害了他，結果水落石出了，不是他是另外一個賊偷的，當被釋放後他要和團總理論。終於受了團丁的威嚇和衆人的勸告，以待子孫長大時再來報仇而了結的故事。在這裏很清楚地看到是在鼓吹封建思想的宿命論，誠然，為了保持垂死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勢力，不得不出於這樣無恥的假借的基騙術，決不會替被壓迫階級指示出一條光明的出路了。

總而言之，以上三個作者的意識都是否一鼻孔出氣的，却都無非在是眼看着等待敵人來殺，不要起來和敵人作戰，還是順服地做個奴隸，等到將來再作計較吧。這就是說，中國現在讓牠亡了，被帝國主義瓜分了，做了亡國奴之後，我們再來掙扎不遲的自殺政策，也就是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愚民政策。所以我相信三個作者的意識反映於作品上，大概是出於此範圍之外呢。

# 新時代.....丙心

在上期的本刊裏，本來預備寫這麼一篇。但是以後因為『怎樣復興中國之文化』一篇談的太多，所以沒有得能如願。

第五期『文列』裏出一個十二月號刊物批判專號。『新時代』自然亦是所謂有『權威』者，所以不得不再在這裏談一談，但因篇幅有限，只能略談。

從前，雖然時常在各書店看到牠，因為經

濟關係，總不能買一本拿回來暢快欣讀一下。今拙作一篇蒙『新時代』編者曾今石先生在十二月號裏發表，又蒙惠賜該刊數份，實小幸之幸運也。

人，都不免有點自私，收到後便先把自己的看了一遍。頁數排錯，誤字連篇這都不大要緊，被刪了一大段，老編說有點不大高興。

在拙作裏，我本想在和黃包車夫的那一段

談話來映出一點戰爭的殘酷。都被曾先生給完全的刪去了。這不知是工友誤排，還是曾先生有意的(?)

看完這一篇以後，便看到劉穗九先生的「怎樣復興中國之文化」一篇。(在本刊第四期已談過。)

再看到的是曾今石先生的「魯迅的狂吠」與「偽自由書」。這一篇要算是「新時代」十二月號裏最長的一篇。

魯迅先生的「北平五講及上海三噓」雖沒有看到過，但是「上海三噓」的反應的文章，這是第二篇了。

魯迅先生用五講三噓的方法來向諸文豪襲擊，固不是辦法。但亦不能因為魯迅先生老了就不加以回敬。不過，一味的亂罵確不見得高明。

看過「楊邨人給魯迅的公開信」以後，雖然

覺得有點言和的意味，尚還有點道理。「魯迅的狂吠」與「偽自由書」一篇，簡直是篇漫罵的文章。在這裏面所罵的人，并不止魯迅先生一個，曹聚仁，崔萬秋和別的幾位先生。讀過這篇以後，并不曾找到什麼罵人的有力的證據出來都覺得曾先生似經變成一只瘋狗了。

這裏面還收集徐訐先生的一篇劇本，「自殺」讀來頗覺好笑。固然劇本并不一定能夠排演為佳，不過像這樣不盡事實，太事取巧劇本，未免有傷小雅。

其餘的還有小說，詩歌和散文。小說讀完之後，并不感到有什麼特別的趣味，只是些拿平凡的手法寫出的平凡故事。散文更是些小數屁股上的玩意。詩未免有點太多，并且都是些不現實的高妙的詩詞。

總而在這裏我們希望「新時代」能夠在新年裏充實起來，不要太成為商業化太趣味化。

## 編者的話

這一期專號，終算出版了，不過在這裏是有些話要說的。

本期本來是應該在廿日出版的，但是因為了巡捕房查過之後都注意在立案一方面去了，同時也是印刷所的關係，所以才等到今天出版。這我們是需要向讀者道歉的。不過，因為我們這一期的脫期，所以就有消息說我們被查封了，被停止了，這些話實在完全不確，不知傳消息者到底是誤會了還是有意的誣說。

在昨天學燈的廣告上是有着「新壘」和「文藝」的評文預告，但是讀者今天一看就發覺沒有這兩篇文章，心裏一定猜我們是有什麼作用，所以我們要說明，這兩篇稿因作者至今還未把稿交來，只好留在下期登出來了。

在這裏我們還有一句話要說，就是近來外面有很多人誤認我們這刊物是什麼大老人物在

主持着，為了解剖這一種誤會，我們說得一句，我們是一些愛好文藝而沒有出過名的青年，我們不想請大人物來主持，也不一定需要大人物來做帽子的。

## 周 泳 記

— 家 專 服 西 —

承製四季  
各種樣式  
貨色美觀  
價格低廉  
各界仕女  
良好機會

西裝大衣  
均極新奇  
各式俱齊  
比眾克己  
祈請注意  
勿失交臂

北 河 南 路 三 六 號  
電 話 四 三 二 七 號